

民主是 教會所追求的 終極目標嗎？

余偉華

教區教友培育辦事處培育幹事



無論是八八年爭取立法局全民直選，或是現在我們努力爭取的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，我們都可以見到有一群基督徒對此事非常支持，如基督教的朱耀明牧師及天主教的正義和平委員會。他們對民主的爭取和支持，是基於民主就是那「終極」的政治制度，所以我們應該支持？還是有甚麼的信仰原則主宰著我們的選擇？

在歷史中，雖然我們可以說現代的民主制度是在基督信仰的氛圍之下出現，例如英國的議會制度，法國的共和制，以及美國獨立運動後的民主政制等，但實際上在基督信仰的二千年歷史中，民主相對上只是近代才有的事。所以，如果民主本身是人民幸福的「本質」，那麼教會在最早的千多年裡，便沒有盡好其作為先知的職份了。這個答案當然不會被基督信徒所認同，但究竟民主和信仰之間有甚麼聯繫？在教會的訓導中怎樣看民主？民主就是我們追求的「目標」嗎？雖

然本文未必可以完全解答這些問題，但筆者卻希望藉此讓各位在爭取民主的同時，思考其信仰的幅度。

以往，教會對國家及社會的體制沒有甚麼特別的立場，只是按當時人民普遍接受的方式來生活。在一些早期的禱文中，我們甚至可以發現一些基督徒為逼迫他們的異教君主禱告。由此可見，教會所關注的只是公權力的運用是否符合正義，以及是否尊重人和家庭的基本權利和尊嚴，而不是社會的體制本身。直到近代，教會社會訓導才開始對政治體制和社會權力的分配有較深刻的反省。

民主是向真理開放

在《百年》通諭(Centesimus Annus)中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，引述前任庇護十二世的講話指出，教會對民主制度給予相當高的評價：「民主政制，由於能夠保證人民得以參與政治抉擇過程，及保證被統治的民眾有機會選

出向他們負責的統治者，並得在適當時以和平手段更換他們，故此獲得教會相當高的評價。」(#46)但跟著教宗就指出實現民主是有一些先決條件的，他說：「真正的民主，只能向以人的正確觀念為基礎的法治政府中去求取。」教會所看的民主不是單單的一套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政治體系，而是一個向真理開放，並受真理所約束的體制，因為「如果沒有終極真理去引導與指引政治活動，則思想和信念將易於為權力的理由，而受到操縱。正如歷史所宣示那樣，沒有價值觀的民主政治，終將流為極權主義，分別只在於公然為之或是遮遮掩掩吧了。」(#46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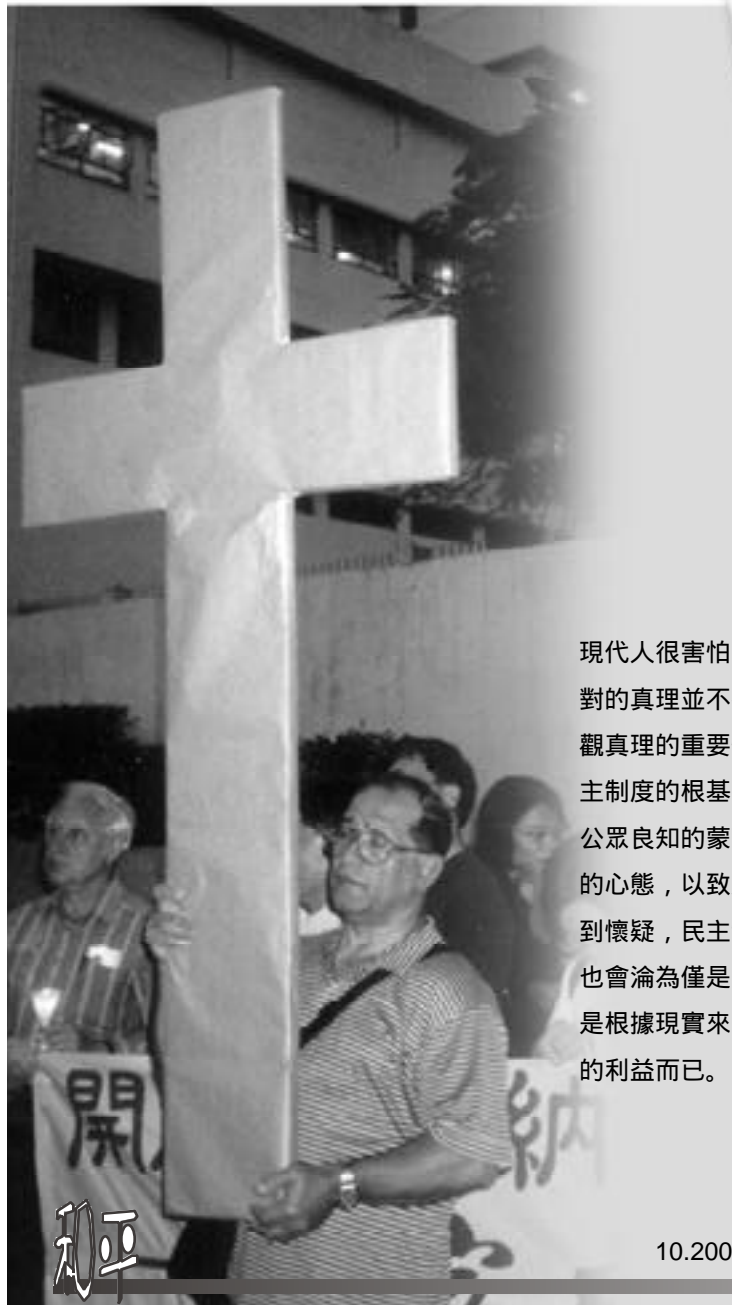
民主是手段不是終極目標

我們不難想像到，一些名義上享有民主政制的地區，可能因為宗教狂熱主義或民族主義緣故，會訂定一些明顯的歧視少數社群的不公平法律。又例

如在很多的民主國家，墮胎在法律上是容許的，但教會則視之為對真理的傷害，對人性尊嚴的踐踏。可見民主本身並不是教會所追求的終極目標，而只是她所追求的目標的過程中一個手段吧了。

在《生命的福音》通諭 (Evangelium Vitae) 中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便提醒信友「不能過分崇拜民主，以至於讓民主取代了道德，或把民主當做消弭不道德現象的萬靈丹。基本而言，民主是一個『制度』，因此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。它的『道德價值』不是自

動就有的，而在於是否符合道德律。」(# 70) 教宗說：「如果今天我們看到，有關民主的價值，全球的看法幾乎一致，那麼可視為一個積極的『時代徵兆』，正如教會訓導權經常提及的。但民主的價值或立或傾，都與它所代表及所推動的價值有關：諸如每一個人的尊嚴，尊重人類不可侵犯及不可剝奪的權利，以『公共利益』為管理政治的目的和準則，這些都是民主的基礎，因此也是不得忽略的。」(# 70)



現代人很害怕「道德主義」，認為絕對的真理並不存在，但教會卻重申客觀真理的重要性，和自然道德律是民主制度的根基，因為「如果不幸由於公眾良知的蒙蔽，產生一種懷疑主義的心態，以致於連基本的道德律都受到懷疑，民主制度就會由根本動搖，也會淪為僅是一種機械化的結構，只是根據現實來管理各種不同且相對立的利益而已。」(# 70)

中國人對「德先生」(Democracy) 的追求已有一百多年了，今天我們仍向著這個方向走。對基督徒而言，人類的整體利益，透過實踐福音真理，度一個合乎道德倫理規範的生活而揭示出來。在追求民主的同時，我們不能忽略這些基本價值，否則只是本末倒置。但願我們在步向民主的同時，緊記上主對我們的召叫，為人類生而享有的人性尊嚴奮鬥。 